

苗瑶语“仓”与汉语“廩”的语音演变*

李 盟

[提要] 本文以词根语素为单位,探讨苗瑶语“仓”和汉语“廩”的语音对应规律,通过语音历时演变分析和音变链推演,认为“仓”“廩”是苗瑶语、汉语的关系语素。

[关键词] 苗瑶语 汉语 词根语素 语音对应 音变链

一 引言

语音演变应由词根语素来反映。王辅世、毛宗武(1995:40)在进行苗瑶语历史比较中所使用的“例字”,实际上就是处理后的词根语素。本文将历时语言学研究中的“同源词”“关系词”称为“同源语素”“关系语素”。同源语素、关系语素是从历时层面所作的判断,其基本依据是词根语素的语音对应规律。从共时层面看,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音变,人们每发一个音时,各个发音器官都会参与,也相互影响,这种基于发音器官的发音机制得到解释的音变称为“自然音变(natural process)”。在语音的历时演变过程中,同源语素或关系语素的声母、韵母都会发生自然音变。这在苗瑶语、汉语中也是如此。但音变的速度有快有慢,于是在共时层面的声母、韵母会形成一条相对比较完整的音变链。借助音变链,我们就可以确定某个或某些词根语素是否为同源语素或关系语素。本文以词根语素为单位,结合自然音变理论,探讨苗瑶语“仓”和汉语“廩”的语音演变及词根语素的关系。

二 苗瑶语“仓”和汉语“廩”的语音形式

在古代,用来储存粮食的“仓”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产物。“仓”也是重要的文化概念,苗瑶语和汉语中都有“仓”的词根语素及其语音形式。

(一) 苗瑶语“仓”的语素及其语音形式

在苗瑶语中,与“仓”概念有关的语素有不少源于汉语,其语音形式能反映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语音特征。我们在前人已公开的苗瑶语材料中,选出跟“仓”有关的42个语素。根据其声母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以及韵尾的不同,可将其简单分为6类。见表1: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研究(13 & ZD132)”的阶段性成果。文中语料来自复旦大学中华文明数据中心建设的民族语言数据库。本文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7.17-18)上宣读,与会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特此诚挚感谢。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表1 与苗瑶语“仓”概念相关语素的语音形式

类型	语音类	举例
1	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鼻韵尾	gjam、gam、jiam、ɕjum、ɕum、jum、ɣam
2	边通音声母+鼻韵尾	lam、lan、lan
3	擦音声母+非鼻音韵尾	zɛ、zɛ̃、zu、zɯ、zɔ、zɸio、zu、zəu、zɸiau、ɣe、ɣəu
4	塞擦音声母+鼻韵尾	tsaŋ、tsəŋ、tsɔ̃、tshəŋ、tshan、saŋ、ɕaŋ
5	塞音声母+鼻韵尾	qhaŋ、kã、qhəŋ、qhɔ̃、qhəŋ
6	塞音声母+非鼻音韵尾	khu、kau、ku、qhau、qhø、qho、qao、kau、ko

从表(1)可以看出,某些语音形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汉语语音特征,如类型4的“tsaŋ、tsəŋ、saŋ、ɕaŋ”等很可能来自汉语不同方言的“仓”;类型5的qhaŋ、qhəŋ、qhɔ̃、qhəŋ与“洞”“窟”有关;类型6的“khu、kau”等很可能来源于汉语不同方言的“窟”“窖”。其他与汉语语音形式差异较大的语素是苗瑶语固有词根语素,如类型1-3中的gjam、gam、jiam、jum、ɣam、ɕjum、ɕum; lam、lan、lan; zɛ、zɛ̃、zu、zɯ、zɔ、zɸio、zu、zəu、zɸiau、ɣe、ɣəu等语素。陈其光(1998, 2001:534)认为“仓”的这些语音形式与汉语的“廩”密切相关,进而认为是同源词(陈其光 1998)。我们认为它们至少是关系语素。

(二) 汉语“廩”的语音形式

“廩”就是粮仓的“仓”。《广雅·释宫》:廩,仓也。《广韵·寝韵》:仓有屋曰廩。《释名》:廩,矜也。本文以“矜”作为声训来构拟“廩”的语音。“矜”在中古为“巨巾切”,群母真韵B类,中古音构拟为*grin^①,上古音为*grum或*grin。但“矜”以“今”得声,“今”的上古音为*krum,带-m尾,所以“矜”的上古音也应带-m尾。魏晋时代,“矜”的韵腹-u-变成-i-,在前元音-i-的同化作用下,韵尾-m演变成了-n:*grum>grim>grin。郭璞《方言注》把“矜”改为带-n尾的“矜”,说明东晋时期“矜”的韵尾已经从-m变成了-n。

廩,在《广韵》中是“力稔切”,即来母侵韵上声。上古汉语“来”母往往带有次要音节:*g·r->*r->l-。侵韵在上古为侵部,有3种可能的语音形式:*-um、*-im、*-um。既然“廩”以“矜”为声训,那么,“廩”的上古音就应与“矜”的上古音*grum接近,即一个带有次要音节的*g·rum>rum>lim。

(三) 苗瑶语“仓”的古音形式

王辅世、毛宗武(1995:322)以瑶语支语言的语音形式,如览金的gjam⁴、罗香、梁子的gam⁴、江底的lam⁴、湘江的lan⁴、东山的lan⁴等,结合苗语支语言鼻冠闭塞音在瑶语支语言反映为全浊音闭塞音的现象,将“仓”的古声类构拟为*ŋgl-。所用苗瑶语词根语素见表2:

表2 苗瑶语“仓”古声类*ŋgl-的词根语素(王辅世、毛宗武 1995:322)

吉卫	先进	石门	七百弄	青岩	高坡	宗地	复员	枫香
zɛ ⁴	zɔ ⁴	zu ⁴	ɣuŋ ⁴	voŋ ⁴	zəŋ ⁴	zəŋ ⁴	wjaŋ ⁴	ɣaŋ ⁴
瑶里	江底	湘江	罗香	长坪	梁子	览金	东山	大坪
ɣəu ⁴	lam ⁴	lan ⁴	gam ⁴	ðam ⁴	gam ⁴	gjam ⁴	lan ⁴	ɕum ⁴

^① 本文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构拟主要采用潘悟云(2000:46-90、249-267)的古音构拟体系。下同。

从苗瑶语“仓”的古声类 *ŋgl- 来看,与上古汉语“廩”的语音 *g·rum 接近。陈其光(1998)认为苗瑶语“仓”与汉语“廩”有语源关系,其古声类不应构拟为 *ŋgl-, 而应构拟为 *ɬ-。这种构拟与中古汉语“廩”的声母形式 *l- 相关。不管苗瑶语“仓”的古音声类是 *ŋgl-, 还是 *l-, 都与汉语的“廩”有关。我们认为构拟为与上古汉语“廩”同形的 *g·rum 才有利于对各种语音形式进行解释。但是,想要确定苗瑶语“仓”与汉语“廩”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就需通过更多词根语素的语音对应,来看苗瑶语“仓”是否与汉语“廩”有严格语音对应规律。

三 与“仓”的声母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语素

苗瑶语“仓”的声母有 g、gj、j、ð、l、ɬ、j、z、ɣ、z、zɸ、zɸ 等语音形式。这些声母也出现于“犁”“菜”“石”等词根语素。见表3:

表3 与“仓”的声母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语素

语言点	声母形式	仓	犁	菜	石
大坪江	l	lam ⁴	lai ²	lai ¹	laŋ ¹
棉花坪	l	laŋ ⁴	lai ²	lə ¹	—
庙子源	l	laŋ ⁴	lai ²	lau ¹	—
东山	l	lan ⁴	lai ²	lau ¹	laŋ ¹
石口	l	lan ⁴	—	ləu ¹	laŋ ¹
罗香	g	gam ⁴	gai ²	gau ¹	gaŋ ¹
览金	gj	gjam ⁴	gjai ²	gjau ¹	gjaŋ ¹
长坪	ɣ	ɣam ⁴	ɣai ²	ɣau ¹	ɣaŋ ¹
南岗	j	jum ⁴	—	ju ¹	jɔŋ ¹
大坪	ɬ	ɬum ⁴	—	ɬu ¹	ɬɔŋ ¹
兴发	z	zu ⁴	—	zɛi ¹	zɔ ¹
摆梭	z	zu ⁴	—	zɛ ¹	—
沙井	z	zɔŋ ⁴	—	zɛ ¹	zɔŋ ¹
砂坪	z	—	zau ²	—	zo ¹
吉卫	z/ɬ	zɛ ⁴	ɬi ²	zu ¹	zɔŋ ¹
摆托	vɸ/v	vɸɔŋ ⁴	vu ²	—	vɸɔŋ ¹

从表3可以看出,词根语素“仓”“犁”“菜”“石”的声母于各语言点都是成系统的语音对应的,这说明它们应来自同类原始声类。

瑶语支“仓”声母的语音演变有其形成的过程。其音变链的形成历过程具体分析如下:依表3,瑶语支“仓”的声母主要为 l、g, 还有 gj、ɣ、j、ɬ 等。

据此,多数语言学家可以得出其原始声类为辅音丛 *gl-^① 的结论。瑶语支 *gl 的演变也符

^① 辅音丛 gl- 往往以复杂辅音 g^l-、复辅音 gl-、一个半音节 g-l 这3种形式存在。

合一般辅音丛的演变规律：第一，复辅音 *gl- 在演变过程中，g- 保持不变，l- 逐渐脱落，如，罗香话的 g-；第二，复辅音 *gl- 在演变过程中，保留g- 的发音部位和l- 的发音方法，演变为 ɟ-，如大坪话的 ɟ-；第三，一个半音节 *g·l- 在演变过程中，g·后面可能带一个没有音位价值的元音，次要音节的发音较短较弱，后来逐渐脱落，主要音节 l- 发音较长较强，后来得以保留，如大坪江、东山、石口话等的声母都是 l-，就可能是由一个半音节 *g·l- 脱落 g，保留 l- 而来的。

在声学语音学中，边音 l- 会随语音环境改变其收紧点，很容易变成硬腭边近音 ʎ-，再进一步演变为 j-。比如“犁”，苗语吉卫话的声母就是 ʎ-，ʎ- 的收紧点舌位下降，就变为勉语南岗话的近音 j-。勉语览金话的 gj-，也是由 *g·l- 演变而来。而 g- 的软腭舌位与声门形成的共鸣腔很小，在空气动力学的作用下，浊音难以维持，于是通过擦化减小声门下的气压发生变化，如，勉语长坪话的 ɣ-。

苗语支“仓”的声母主要有 z̥-、z-、ʎ-、v- 等。这些声母很可能都是从 *r- 演变来的：第一，r 在语言中非常不稳定，很容易演变为浊擦音 v-，如，苗语摆托话 v- 和 vfi-；第二，近音与浊擦音非常接近，在苗瑶语、汉语中经常存在自由变体，如，苗语兴发、摆梭、沙井话的 z̥-；第三，靠近中央部位的辅音，会向周边方向发生变化，如，苗语砂坪话的 z-。

结合上述的自然音变规则和辅音丛声母的演变规则，我们认为，苗瑶语“仓”声母的古音形式应该是一个半音节的 *g·r-，后来的演变形成一条有音变链。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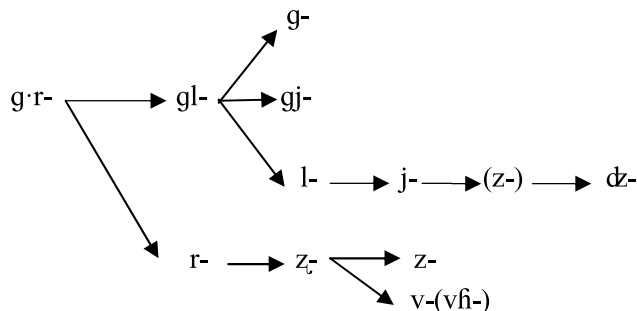


图 1 苗瑶语“仓”声母的音变链

四 与“仓”的韵母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语素

苗瑶语“仓”的韵母反映形式比较复杂，但大坪江、罗香、长坪、览金、南岗等语言点的韵母显示都有双唇鼻音韵尾 -m，所以，选取带双唇鼻音韵尾的“虱”“冷”“淋”“金”“想”等 6 个词根语素来与“仓”进行比较。见表 4：

表 4 与“仓”的韵母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语素

语言点	韵母	仓	虱	冷	淋	金	想
大坪江	am/om	lam ⁴	tam ³	nam ⁵	ljom ¹	tɕom ¹	ɣam ³
罗香	am/əm/em	gam ⁴	tam ³	nam ⁵	gjam ¹	tɕem ¹	lam ³
长坪	am/əm	ɣam ⁴	tam ³	nam ⁵	ɣjam ¹	kjam ¹	lam ³
览金	am	gjam ⁴	tam ³	nam ⁵	—	sam ¹	—

南岗	um/am/em	jum ⁴	—	nam ⁵	jum ¹	kem ¹	nem ³
东山	an	lan ⁴	dan ³	nan ⁵	ljan ¹	tan ¹	—
石口	an	lan ⁴	dan ³	nan ⁵	ljen ¹	tɕan ¹	—
棉花坪	aŋ/əŋ	laŋ ⁴	taŋ ³	naŋ ⁵	ljeŋ ¹	tɕəŋ ¹	ŋaŋ ³
庙子源	aŋ/əŋ	laŋ ⁴	taŋ ³	naŋ ⁵	ljeŋ ¹	tɕəŋ ¹	—
瑶埃	oŋ/uŋ	soŋ ⁴	toŋ ³	—	—	—	ŋuŋ ³
摆托	oŋ	vfiŋ ⁴	toŋ ³	—	—	koŋ ¹	—
沙井	oŋ	zɔŋ ⁴	toŋ ³	noŋ ⁵	—	koŋ ¹	—
绞陀	oŋ	hoŋ ⁴	toŋ ³	—	—	koŋ ¹	—
摆金	uŋ	zɯŋ ⁴	tuŋ ³	—	—	kuŋ ¹	—
文界	ɔ̃	—	nɔ̃ ³	ŋɔ̃ ⁵	—	—	sɔ̃ ³
兴发	u/ɔ	zu ⁴	tu ³	no ⁵	—	ku ¹	ŋɔ ³
石门坎	u/o	zu ⁴	tu ³	no ⁵	—	ku ¹	—
四大寨	au	zfiu ⁴	tau ³	nau ⁵	—	kau ¹	—
腊乙坪	ɛ	zɛ ⁴	tɛ ³	—	—	ŋkɛ ¹	—

从表4可以看出,苗瑶语大部分语言点“仓”“虱”“冷”“淋”“金”“想”等词根语素的韵母对应是比较整齐的,如瑶语览金话的韵母都为-am,瑶语东山话的韵母都为-an,苗语四大寨话的韵母都为-au等,说明这些词根语素的韵母应具有同类来源。

(一) 韵尾的语音对应与演变

瑶语支大多数语言点的韵尾保留鼻音韵尾-m、-n、-ŋ。苗语支语言没有鼻音韵尾-m,其中有的语言有鼻音韵尾-n、-ŋ,有的只有-ŋ,如苗语摆托、摆金话;有的没有鼻音韵尾,但有鼻化韵,如巴哼语文界话;有的鼻韵尾全部脱落,变为口元音韵,如苗语兴发、腊乙坪、四大寨话。我们知道,苗瑶语中的-m尾较为古老,在某些词根语素中的-n和-ŋ都是从-m演变来的,进一步的演变是韵母元音鼻化,更进一步的演变是鼻化音消失变为口元音。所以,苗瑶语“仓”的韵尾古音为*-m。

(二) 韵腹的对应与演变

表4显示,苗瑶语“仓”“虱”“冷”“淋”“金”“想”等词根语素的韵腹有-a-、-ɛ-、-e-、-ɛ-、-ɔ-、-u-、-u-、-o-、-ɔ-等,整体上,瑶语支的韵腹以-a-为主,苗语支以-u-、-o-为主,低元音较多,高元音较少,这些韵腹元音看似是从低元音高化而来的。但是,根据自然音变理论,更有可能是短元音低化形成的。短元音低化的条件之一是带韵尾的短元音发生低化,这在苗瑶语的不少“内转”类汉借词中可以找到例证。

1. 内转类元音的演变规律

汉语的一些方言经常出现短元音低化现象。短元音低化与汉语韵图中的“内转”有关。罗常培(2004:129)认为中古汉语韵图中“外转”的词带低元音,“内转”的词带高元音。从声学上看,高元音的动程比低元音小,时长也要短一些,这是内转带短元音的原因。汉语内转类语素的韵腹从高元音演变为低元音,主要分布于粤语、闽语、湘语等。见表5:

表5 中古汉语“内转”类语素及其在现代南方方言的表现

语素	中古音	现代南方方言读音
沉	ɟim	浙江乐清 ɟaŋ ³¹ ; 广西邕宁 tɕem ²¹ ; 福建厦门 tam ²⁴
针	tɕim	广东江门 tsem ²³ ; 福建漳平 tsam ²⁴ ; 浙江青田 tsaŋ ³³
真	tɕin	湖南邵东 taŋ ³⁵ ; 广西临桂 tɕaŋ ³⁵ ; 浙江乐清 tɕaŋ ⁴⁴
文	mjun	广东东莞 men ²¹ ; 浙江蒲门 van ³¹
近	kin	浙江文成 ɟaŋ ³³ ; 广东珠海 khən ¹³
斤	kin	广西北海 ken ⁵⁵ ; 浙江温州 tɕaŋ ³³ ; 广东封开 tsen ⁵⁵
信	sin	广东珠海 sen ³³ ; 广东宝安 seŋ ²⁴ ; 浙江温州 saŋ ⁴²
灯	təŋ	湖南嘉禾 laŋ ²⁴ ; 福建明溪 taŋ ³³ ; 广东廉江 tən ⁵⁵
秤	tɕhiŋ	浙江缙云 tɕhaŋ ⁴⁵⁴ ; 广东新兴 tshen ⁵³
层	ɟəŋ	海南陵水 ɟaŋ ¹ ; 广西兴安 ɟaŋ ¹³ ; 广东台山 thaŋ ²²

苗瑶语中就包含了不少汉语内转类借词，其中，“金”较为典型。“金”，中古汉语为“见母侵韵”，中古音为 *kɹim，上古音为 *krum。“廩”“淋”的中古音是“来母侵韵”，中古音为 *lim，上古音为 *k·rum > *rum。

2. 韵腹元音的演变

苗瑶语的“仓”“淋”“金”与汉语有关，可看作关系语素，属汉语的内转类侵韵，韵腹只能发生低化音变，从最高的-u-到最低的-a-。汉语侵韵字的韵母，上古音为 *-uum，中古音演变为 *-im。不圆唇后元音 u 是非正则元音，在大部分语言的自然音变中，非正则元音都有向正则元音演变的趋势，u 作为非正则元音，既可变为正则元音 i，也可变为 u，进而进一步低化。苗瑶语、汉语都存在这种低化的语音现象。

结合现代苗瑶语“仓”的韵腹元音，可以看出 -u- 的音变链存在以下 3 种情况：

- 1) 从 -u- 向前演变为 -i-，再进一步低化为前元音 -e-、-ɛ-、-ɛ-，最后为 -a-；
- 2) 从 -u- 直接低化为央元音 -ə-，再进一步低化为前元音 -a-；
- 3) 从 -u- 先依次低化为后元音 -u-、-o-、-ɔ-、-ɑ-，再发生后元音前化，变为前元音 -a-。

综上，-u- 的音变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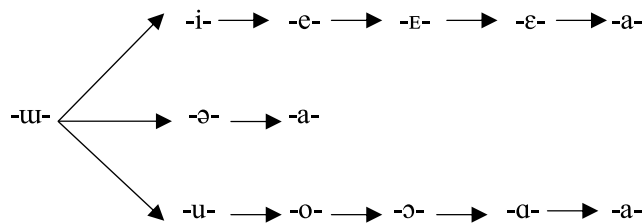


图2 “廩”等语素的主元音音变链

3. 对“淋”“金”音变例外的解释

在表 4 中，“仓”“虱”“冷”“想”4 个词根语素的韵母，大坪江、长坪话都为 -am，但是“淋”“金”两个词根语素，大坪江话分别为 ljom¹、tɕom¹，长坪话分别为 ɣjəm¹、kjəm¹，出

现语音对应例外现象。可以有以下两种解释：

第一，是不同语素韵腹元音在音变链上的演变速率不同造成的。Wang (1969) 的“词汇扩散”学说指出，音变的过程要以词为单位，而不同词的变化速度快慢不同。潘悟云 (2010) 进一步提出，同一条音变链上，音变的不同阶段可以以词汇扩散的方式反映出来，相同语音条件的一批词，大部分会以相同速度变作一个音，构成主体层 (main stratum)，音变速度快的构成超前层，慢的构成滞后层。这就是说，在自然音变中，所有语言都会按照音变链的方向进行变化，但在某些语言中，有的语素的音会变得快一些，有的语素的音会变得慢一些。长坪话的“仓”“虱”“冷”“想”的韵母在古代都是 $*-əm-$ ，发生低化音变： $-əm->-am-$ ，但是“淋”“金”一直到现在还是 $-əm-$ ，这是词汇扩散不充分的结果。

第二，是不同借用音变造成的。语音的借用也会产生音变，语言的一个读音借到另一个语言中，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音。借用音变也会产生语音变体，即“借用变体”。上古汉语“淋”“金”的韵母为 $*-um$ ，大坪江的音系中没有 $-um$ ，只能以其音系里最相似的 $-əm$ 或 $-um$ 来匹配 $*-um$ ，从而“淋”“金”的韵母成了 $-um$ ，其再进一步低化为 $-om$ 。而“仓”“虱”“冷”“想”则保留原有的 $-əm$ ，后来低化为 $-am$ 。 $-om$ 和 $-am$ 是两个借用变体。

综上，结合苗瑶语“仓”等词根语素的韵腹和韵尾的语音演变，我们认为“仓”等词根语素的韵母都是从 $*-um$ 演变来的，其音变链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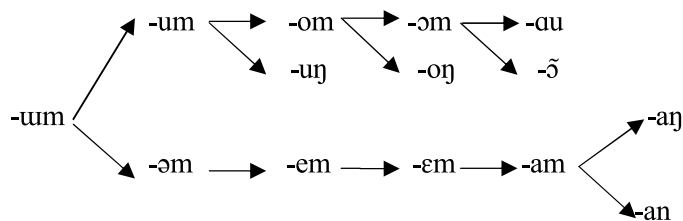


图 3 苗瑶语“仓”的韵母的音变链

五 结 语

苗瑶语和汉语有不少关系语素，其中一些关系语素的语音、语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有许多现在看起来难以发生语音对应，但通过比较和分析仍可以找到语音对应规律，正如同概念的“仓”“廩”，上古汉语的语音形式 $*grum$ 与古苗瑶语的 $*grum > *glum$ 非常相似，这说明二者很可能是关系语素。关系语素包含同源语素和借用语素两类，“仓”“廩”作为文化词，是借用语素的概率相对较高。但是，想证明“仓”“廩”在苗瑶语和汉语之间的借用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语言学上的证据。汉语“廩”的韵母在中古音属“内转音”。内转音在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一般为短元音，发生了短元音低化的音变。而苗瑶语“仓”的韵母虽然是短元音，但是音变链并没有“短元音低化”的内部语音机制，而且音变链也不规则。这说明，汉语“廩”的韵母元音发生低化音变，是内部音变，而苗瑶语“仓”的音变链应是与汉语接触以后形成的。

在现代汉语方言里，语素“廩”已经很少见，但通过对苗瑶语“仓”等词根语素的韵母音变链的分析，可以看出，苗瑶语“仓”与汉语南方方言侵韵字的音变非常类似，而我们在

汉语北方官话中没有发现类似南方方言侵韵字的音变。由此猜想，“仓”“廩”是稻作文化的产物，苗瑶语“仓”是语言学者田野调查附加的义项语素，其本身应是“廩”，至少是与“廩”密切相关的语素。稻作是中国南方共同的农耕方式，有共同的地域性，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距今约 5000 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与苗瑶民族远古先民“三苗”密切相关，且有稻作文物出土，说明苗瑶民族远古先民“三苗”已从事稻作。“仓”可能是原始苗瑶语从上古汉语借入的，也有可能是中原人群南下长江中下游后从“三苗”借入的，然后苗瑶语保留更为古老的音，汉语保留变化后的音。总之，不管是苗瑶语借汉语，还是汉语借苗瑶语，“仓”“廩”都为苗瑶语和汉语共享，一定是关系语素。这个关系语素是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语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土语中形成了不同的语音形式。

参考文献

- [1] 陈其光. 1998. 《苗瑶语闭塞音声母的构拟问题》，《民族语文》第 3 期.
- [2] 陈其光. 2001. 《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载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第 129-644 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3]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4] 潘悟云. 2010. 《历史层次分析的若干理论问题》，《语言研究》第 2 期.
- [5]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6] 罗常培. 2004. 《释内外转》，载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第 115-13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9-25.

Root Morphemes Encoding “Granary” in Hmong-Mien and Chinese: The Phonological Evolution

LI Meng

[Abstract] With root morphemes as the basic unit for discussion, we address the sound correspondence rules of the root morphemes encoding “granary” in Hmong-Mien and Chinese. Through an analysis on the diachronic pho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in shift, we propose that the root morphemes for “granary” in Hmong-Mien and Chinese are related morphemes.

[keywords] Hmong-Mien languages Chinese root morpheme sound correspondence chain shift

(通信地址: 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